

荒原与风暴

——《呼啸山庄》的意象研究

王海铝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呼啸山庄》弥漫着一种既暴烈又多变、既真实又荒诞、既狂热又冷酷的奇特氛围。艾米莉以诗人敏锐独特的想象,紧紧扣住大自然中的原始意象,把笔触伸入到了人物灵魂层面中的野性空间,向人们展示了那足以席卷一切的心灵风暴,与试图扼杀心灵的人为荒原之间的冲突。荒原与风暴是《呼啸山庄》中最基本、最典型,也最富有意蕴的原始意象。

关键词:《呼啸山庄》;荒原;风暴;爱欲;死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4)03-0076-03

Wilderness and Windstorm

——Imagery Analysis on *Wuthering Heights*

WANG Hai-lü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n odd atmosphere pervaded in *Wuthering Heights* which was volcanically changeable, absurdly true and fanatically pitiless. Emily Bronte, the author seized primary images and entered into the savagery field of spirits by her poetic imagination. She showed u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keen heart-storm and the factitious wilderness. Wilderness and windstorm were the most elemental and typical and meaningful primary images in *Wuthering Heights*.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wilderness; storm; eros; death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1818 - 1848)短促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这部后来被誉为“最奇特的小说”在当时却遭到评论界的猛烈抨击,有人视之为“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直到小说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艾米莉·勃朗特的声誉才开始蒸蒸日上,才有人认为《呼啸山庄》是19世纪“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散文诗”。1982年,克伦波在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专著中提出:“艾米莉·勃朗特是一位比夏洛蒂·勃朗特更伟大的女作家,《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伟大的小说”。现在,这一评论颇能代表一大批专家的共识。

然而,时至今日,《呼啸山庄》仍如一座被浓雾笼罩下的迷宫一般,弥漫出神秘的气息,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依然吸引着万千读者的注意力,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使阅读它的人们置身于一种奇特诡秘的氛围之中,欲罢不能,难以脱身。每一次阅读,都像是经历一次心灵的探险活动,使读者在紧张不安中,

一步一步地逼近人性深处非理性的深渊。英国小说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理解的作品,因为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美国批评家多·凡·根特则干脆认为:“在全部英国小说中,艾米莉·勃朗特这本独一无二的小小说探讨起来最为捉摸不透。”有人甚至认为《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用“捉摸不透”来评价这部小说,确实言之有理,但并不能概括出《呼啸山庄》所有的神秘性特征。神秘作为一种美学特征,在《呼啸山庄》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不仅表现在小说复杂的“戏剧性结构”上,还表现在弥漫其间的扑朔迷离的情感素质,魔鬼一般狂暴激烈的人物形象,别出心裁的多重叙述方式上,更渗透于小说文本中贯穿始终的象征性意象中。正是通过对荒原与风暴等意象的营造,艾米莉把笔触伸入到了人物灵魂层面中的野性空间,向人们展示了那足以席卷一切的心

收稿日期:2004-02-25

作者简介:王海铝(1972-),女,浙江诸暨人,杭州商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批评与美学、传播及广告研究。

灵风暴与试图扼杀心灵的人为荒原之间的冲突。

爱与恨、死与生的二元对立、冲突在《呼啸山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呼啸山庄》就是一部关于欧肖家族与林敦家族两代人生死爱恨的变调式演奏。老欧肖把希克厉这个吉卜赛弃儿收留进呼啸山庄,本是一件慈爱之事,却不料因此而留下了祸根。老欧肖的儿子亨德莱对希克厉百般欺凌,埋下了希克厉的仇恨的火种。而亨德莱的妹妹卡瑟琳却疯狂地爱上了希克厉,但出于家族身份的考虑答应了画眉山庄的少爷林敦的求婚。希克厉愤而出走……等他再次出现在呼啸山庄时,他已腰缠万贯且诡计多端。他成天与亨德莱喝酒赌博,亨德莱很快破产,只得将呼啸山庄抵押给他。他出入画眉山庄,使林敦的妹妹伊莎贝拉疯狂地爱上他,他诱她私奔,却在婚后百般虐待她。所有曾经阻碍他与卡瑟琳结合的人,和周围的人,都成了他复仇泄愤的对象。卡瑟琳产下一女后死去,希克厉痛不欲生,但为报复那些“害”卡瑟琳的人,他有了更长远的复仇计划。他狂暴无度,虐待折磨亨德莱之子哈里顿,就像当年亨德莱对待他一样……如果到此为止,也已是一个完整的复仇故事了。但仅仅是一个复仇故事,《呼啸山庄》的神奇魅力与魔力就会失去一大半。艾米莉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能用非凡的构思,拓展这样一个既平常又庸俗的题材。她把对于人类的生死、爱恨的思考,揉合成为一个个关于生命的追问,编织在叙事的网络之中。

十多年之后,小卡瑟琳出落成美丽的少女。希克厉强迫她同他的儿子结婚。因为他要胜利地看着自己的后代“堂皇”地作为他们产业的主人“用工钱雇他们的孩子种他们的田”。然而,他的胜利何其短暂,因为他的儿子不久即死。小卡瑟琳成为年轻的寡妇。她与哈里顿两人疯狂地相爱了,希克厉横加阻止,却从两人的身上发现了当年的他与卡瑟琳的影子。没有什么比这一发现更能沉重地击中他的仇恨之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发现更令他悲哀、孤独、空虚、气馁。唯一一死,才能令朝思暮想的卡瑟琳结合,唯一一死,才能摆脱这个让他爱恨不尽的人间,于是,希克厉绝食,并游荡于沼泽,最后将自己关进卡瑟琳生前的房间,他在死后化成游魂,与卡瑟琳的游魂一起,幽荡于呼啸山庄四周的荒原上……

如果说夏洛蒂在《简爱》中对于孤独、苦闷和不幸的细腻感受,与她常年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荒原山区的经历有关,那么弥漫在《呼啸山庄》中的暴烈、多变、疯狂的奇特氛围,则与艾米莉对于约克郡一望无际的沼泽、旷野的真切体验有关。表面沉静、内心奔放的艾米莉最喜欢在旷野里散步,她把旷野风暴的感受,融合在《呼啸山庄》的意象结构中。她能紧紧扣住大自然中的原始意象,以诗人敏锐独特的想象,营造出一种既真实又荒诞、既狂热又冷酷的奇异氛围。无疑,荒原与风暴是《呼啸山庄》中最基本、最典型,也最富有意蕴的原始意象。“艾米莉的深刻与伟大,也许只能由约克郡残酷、峥嵘、阴晦和萧瑟的大地和天空造就”。这样的论断虽然有失偏颇,但毫无疑问,约克郡荒原与那呼啸的风暴给予了艾米莉独特的艺术灵感。

在一个陌生人(洛克乌)的眼中,呼啸山庄是一个厌世者的“天堂”,整个英国境内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完全跟熙熙攘攘的社会隔绝的地方。荒区的景色是“一片凄凉”,“盖着黑霜的泥土已冻结成一层硬壳”,“凛冽的寒气令人四肢发抖”,“烈风和猛雪卷起可怕的旋涡,把天空和山冈全都搅混了”,沼泽的深洼随时都有掉进去的危险,连熟悉这一带荒原的人也会迷路……尽管呼啸山庄,连同附近的画眉庄里也有花园、有草坛、有橡树和榛树,有动物,也时常有明媚的阳光和夏季,长年也住着人,然而这个本该富有生机的小天地,在暴君希克厉的统治下,却沦落到比荒原更加无情、严酷、不堪容忍的地步。

因此,与作为荒原的呼啸山庄外在的自然环境相对应,呼啸山庄内在的环境则是人为的荒原,是精神的荒原,人性的荒原。我们通过洛克乌那双惶惑的眼睛,看到了比自然中的荒原更为可怕的景象:六七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四脚魔鬼(指狗)露出白亮的尖牙,一窝蜂地从隐蔽的洞窟里直冲出来,袭击来客,主人却并不急着来解围,屋角是一堆死兔子,年轻美貌的“堂客”(卡茜)那对眼睛里流露出来却只是游移在轻蔑和近乎绝望之间的神色,人人脸上都是冷若冰霜,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会心的微笑,彼此只有不正常的憎恨……总之,这个冷酷的世界比外在自然的荒原更加地令人不寒而栗。

故事从1801年房客洛克乌初访呼啸山庄开始,采用倒叙30年(中间穿插补叙)再顺叙一年的多层次、多视角的叙述相结合的手法来谋篇布局。两个家庭的恩怨纠葛、生死变迁在倒叙的30年间展开,而两个家族的最后一代卡茜和哈里顿却在故事开始已被推上舞台……这种天才的结构形式,与小说着意营造的氛围十分契合。卡茜和哈里顿带着自己的特殊历史上场,使小说悬念顿生,神秘、怪诞的气氛一下子弥漫开来,而荒原上徘徊20年的灵魂与希克厉风雪之夜打开窗户招魂唤灵的矛盾情节,更加给故事平添了一份诡秘与怪异……

艾米莉·勃朗特并非将爱欲情仇、生死变迁与荒原意象直接叠加,而是把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建基在自然荒原与精神荒原的整体背景上,所有死去的人物(11个)全由保姆纳莉这一历史见证人来讲述。其中,纳莉对主人公卡瑟琳与希克厉的死亡描述,无疑是最值得注意的。卡瑟琳死于1778年3月20夜,在第十四章中,作者借希克厉之口,为卡瑟琳的死亡巧妙地设下了伏笔。纳莉与希克厉的对白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唉,我毫不怀疑,她(指卡瑟琳)跟你们合在一块儿简直是活受罪……她孤独得可怕!他(指林敦)还不如把一株橡树栽在一个花盆里,巴望它茁壮成长吧!——可别想凭他的看护,叫她在那么薄薄一层沙土中恢复她的元气!”卡瑟琳原本是个充满激情、野性和旺盛生命力的人,然而正如没法把一株橡树栽成茁壮的盆景一样,温柔敦厚、脆弱无力的林敦所试图营建的爱的土壤,也根本不可能使卡瑟琳真正幸福,而只能加速她的死亡。卡瑟琳自始至终是与林敦家的“盆景”式精致纤巧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尽管她一度收敛自己,试图成为理想的高雅贵妇。她的本性里,充溢着荒野的气息,她是火药,她是野性,她是暂时安息的风暴。“有半年光景,那火药就象静静躺着的

沙土一般没事儿,因为没有火种凑近来点燃它。”但希克厉的出现,立即点爆了不安宁的火种,使短暂的昙花一现式的表面幸福走到了尽头。由此看来,年仅19岁的卡瑟琳,死于爱情的暴发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她的生命属于荒原,只有置身于呼啸山庄荒原一般的环境中,她才成为一棵强健的树,不畏惧老欧肖的暴躁古板,不畏惧亨德莱的残酷狂妄,而将自身的生命活力绽放到极致。一旦“栽入花盆”,那“薄薄的一层泥”便只会断送她的性命。可见,艾米莉·勃朗特通过野生植物无法栽入盆景这一隐喻式的预言,营造出那种神秘的氛围,从而将卡瑟琳的死亡置于意象化的荒原背景中,取得了“言之不尽”的艺术效果。

和卡瑟琳一样,希克厉也是在梦幻,在如狂如痴的状态下,走向死亡。在第十六章中,作者写卡瑟琳死,希克厉跺着脚,祈求卡瑟琳显形,祈求她抓住他、把他逼疯,因为卡瑟琳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灵魂,“我不能丢了生命而活着呀!我不能丢了灵魂而活着呀!”卡瑟琳死后的18年,希克厉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她的灵魂(书中第三章曾对希克厉雨夜召魂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逼真描写),然而他却还是失去了她。尽管她的面容出现在石板上,出现在每一朵云里,每一株树上,充满在夜晚的空气里,但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可怕的纪念馆,处处提醒着希克厉她存在过,而他却失去了她。使两个人合而为一的途径唯有一条,那就是:死!于是这个作恶多端的希克厉终于以日复一日的绝食于一个雨夜悄然死亡。更具有神秘意味的是,两个人死后,成为一对游魂情侣,出没在荒野上……书中对其它人物的死亡着墨不多,有的甚至只用一笔带过,作者这样处理有其内在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些次要人物的生命犹如荒原上的一些野花杂草,枯荣荣,自生自灭,其原始生命力远不如卡瑟琳和希克厉这两个与荒原气息融为一体的人物来得强烈,所以作者该简则简,结构得当,不失为大家之手笔。另一方面,艾米莉具有一种艺术天赋,只需寥寥数笔即可呈现一张脸庞的内在精神。“艾米莉似乎能够把我们赖以识别人们的外部标志都撕得粉碎,然后再把一股如此强烈的生命气息灌注到这些不可辨认的透明的幻影中去,使它们超越了现实……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为罕见的一种……只要她说起荒野沼泽,我们便听到狂风呼啸、雷声隆隆。”^[1]

毫无疑问,《呼啸山庄》所展现的最强烈的爱情,并不是善良多情的卡茜和天性未泯的哈里顿之间的爱情,也不是卡瑟琳和林敦间那种华丽平静而又索然无味的情感,而是冷酷无情的暴君希克厉与热烈奔放的卡瑟琳之间狂风暴雨式的爱

情。读了《呼啸山庄》,谁都会为这种神奇如梦幻、如风暴的爱情所震撼。“我不知道还有哪部小说能像它这样,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此执著地纠缠在一起,并以如此惊人的力量将其描绘出来。”^[2]这不是人间正常人的爱情,更不是普通人所憧憬的模式,而是一种压倒一切、超越一切的超人间的爱。它甚至不是一种美好的爱,而是与邪恶的“恨”纠缠难分,且一旦爆发即漫溢无度、不可控制的野火与风暴。

书中,艾米莉·勃朗特并非从正面入手,浓墨渲染这种爱的强烈,而是从爱的对立面——恨入手,反衬这种超乎生死的爱情。希克厉对卡瑟琳专注狂热的爱,与他那无所不包的恨自始至终相互纠缠在一起。希克厉对整个人类的憎恨,恰恰来自他遭受了挫折的爱欲,于是“恨”成为“爱”的异化。这种异乎寻常的爱与恨,使人世的善和恶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和意识,而它们又在主人公希克厉身上同时燃烧,冒出了红与黑截然不同的焰火。同时,艾米莉·勃朗特又将风暴意象贯穿于卡瑟琳和希克厉的爱欲情仇中,使小说更富有神秘色彩:希克厉打开窗子大声召唤卡瑟琳的灵魂,是在狂风暴雨之夜;卡瑟琳答应林敦求婚却又向纳莉吐露真情表明她整个灵魂爱的却是希克厉,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希克厉听后立即出走的这一夜,更是风吼雷轰,疾风暴雨像千军万马一般降落到呼啸山庄,连宅子一角的一颗大树也被击倒了,但卡瑟琳却独立在风暴中,“呼召一会,倾听一会”,又放声大哭;希克厉重返呼啸山庄去见卡瑟琳虽是在一个温和的九月黄昏,月亮下的景色“显得异常的宁静”,然而在叙述者纳莉看来,林敦家的幸福却因此“便终止了”,因为那比自然界的的风暴更猛烈更阴险更可怕的情感风暴马上就要掀起接二连三的波涛。风暴已经不再只是自然界的的风暴,而是扩展到人的情感世界,灵魂世界,从而使意象更具有纵深感。

另外,小说开篇对那“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枞树的刻画不容忽略。作家通过树木的意象,通过自然界中被在暴风雨所扭曲了的树性,隐喻人世间的暴君统治下被扭曲、摧残了的人性。窗的意象在小说中也有不可抹煞的作用,总之,艾米莉·勃朗特以其诗性的笔触,创造出丰富而深刻的众多意象,极大地增添了《呼啸山庄》的艺术感染力。荒原与风暴,则是最能表现小说中的死亡与爱欲主题的两大意象。

参考文献:

- [1]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2]毛姆. 毛姆读书随笔[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